

///烟火人家

盛夏之声

■张金刚

风过，头顶的杨树不再冷峻孤傲地默不作声，而是用清悦密集的“唰啦啦”欢愉地应和着。随后，在这声引子的带动下，夏天的曲儿奏响了。这曲儿，浪漫、诗意，混着虫鸟鸣、风雨声、烟火气，有着令人热情追逐的魔力。我也为之鼓动起来，在火热的时光里，饶有情趣地将耳朵交予自然与生活交织下最美的天籁。

我居住的小城，小到可以实现人鸟群居，这不得不是一件幸事。夏日清晨，我被远山近树传来的连绵的鸟鸣唤醒，并不恼，反而在习习清风中，乐悠悠地闭眼辨识着是黄鹂还是麻雀？是孤鸣还是合唱？是悲伤还是欢悦？

蝉声常在午后响起。随夏而生的蝉，不知栖在公园或街旁的哪棵树上，也不知它们是否真地因能耐这酷热而长鸣。反正，我一听闻蝉声荡漾，便觉得热浪来袭，不愿动弹，继而竟听出些“岁月已逝、时光不再”的哀叹。

在路上偶遇一孩童，兴奋地拣起一只落蝉，将之摇得“鸣哇鸣哇”直响，而后在林荫路上跑过来跑过去。我会意一笑，如是看到了童年时与蝉度夏的自己。我开始试着在路边树上寻摸，希望找到一只枯黄干透的蝉蜕，试着做个“毛猴儿”来玩儿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

穿城而过的大河涨了体量，“哗哗”的流水声变得浑厚沉闷了许多，有了奔腾的气势和深邃的城府。黑夜，我不敢靠近，只远远地静听“水声伴蛙鸣”。那呼朋引伴一起欢鸣的青蛙，该是藏在芦苇、水草间，或趴在浮石、沙滩上，仰起脖、鼓着肚，卖力唱出从蝌蚪变青蛙的胜利欢歌，或是“青蛙王子”不甘寂寞的爱情宣言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蛙声与乡村更相配。在池塘、溪畔、稻田，入夜越精神的蛙们，躲在隐秘的角落，用高亢不绝的花腔高音宣示着它们在乡村夏夜的主角地位，连那些撒欢疯跑、吵嚷不休的孩子们也只得甘拜下风。城里的青蛙，应该如我一般，也是被流水从乡村携来栖居的，以至于我听着蛙声，身未动，心却已回故乡。

在单位值夜班，千防万防也未能防住从门缝狡猾挤进的小蚊子。夜深，想静心入眠，怎耐那“嗡嗡”的蚊声，却被寂静无限放大。虽只有一两只小蚊子，却把我搅得心烦意乱。蚊子有时飞到脸上、耳畔，我“啪”地给自己一个耳光，片刻后蚊声又起。偌大的房间，我寻它不着，处理不掉，只得用毛巾被裹了全身，遮了头脸，抬手从内撑起，方便呼吸。辗转反侧许久，不知何时入睡。这凭借口器内六根针嗜血保命的小飞虫，仅“嗡嗡”发几声便让我举手投降。

后一天晚，我提早燃起了蚊香，青烟缕缕间，蚊声不再响起，却又不知何时跑进一只蟋蟀。好在那“唧唧吱吱”的叫声并无杀伤力，倒也清脆悦耳，我虽一时无法安眠，却也乐意与其共处一室。它应该是躲在柜子底下的角落里，不停地摩擦双翅，进行它的“独奏音乐会”。我边听边吟起了宋代刘敞的“墙根蟋蟀近床鸣”，且在这时断时续的鸣声里思绪飘远，忽而在儿时七夕的黄瓜架下，忽而在少年夜归的田野小径上，忽而在青年任教的空旷校园里……

雨是夏的常客，且暴风雨居多。“隆隆”的雷声由远及近，在头顶竟张狂成“咔嚓”的炸响，火龙般的闪电曲曲折折，也似带着声响。“呼呼”的风声由疏到密，吹得枝叶左摇右晃，吹得街道杂物纷飞。大雨很快来了，有时还夹着冰雹，“哗哗”的雨幕将天地连接，驱散了行人，模糊了万物。我躲在安宁

的屋内，听着风雨声，隔窗望向混沌的场景，不由地担心有人困在暴雨中不得归家，担心农人的庄稼被狂风暴雨冰雹袭击得一片狼藉，担心远山深谷涌起洪水……

雨过，地面淌起“哗哗”的小河，不知流向何方；屋顶积水扯出的檐溜儿“滴滴答答”，汇入小河。出门看水的人群，熙熙攘攘，谈论着这场雨的大小、致灾的轻重；一些人驱车紧行，车轮“唰唰”地腾起一道道水浪，又瞬间落下、消失。

当然，夏雨并非都是这般暴脾气，也有温和的连阴雨，下下停停或昼夜不歇。此时，我愿独坐廊下，捧书闲读；或望着街景，静心听雨。因了极具画面感与韵律感的“雨打芭蕉”，我竟感觉雨落敲响的所有东西，皆是“翠绿芭蕉”，皆是人间美好。我更愿与家人在“哗哗”雨声的协奏下，奏响“锅碗瓢盆交响曲”与“家长里短小夜曲”，继而如白居易那般“卧迟灯灭

后，睡美雨声中”。

早市趁凉快开得愈发早了，各种摊位挨挨挤挤的，自成一片繁忙热闹。我最爱听操着不同地域腔调的摊主自夸：“这玉米、豆角、辣椒、桃子，都是顶着露水刚摘的，新鲜着呢！”卖西瓜的大叔，托起一个硕大的西瓜，在耳边敲得“嘭嘭”响，似在说“不沙不甜不要钱”；卖鱼的大哥，用网兜搅得鱼儿翻滚水声响，似在说“水库新捞的鱼呀，新鲜得很”；卖油条的大姐，用长筷夹起“滋滋”作响的一根根“黄金棍”，似在说“刚出锅，特别香”……他们啥也没说，却又说了一切。只听得“吱”的扫码声、微信收款的提示音此起彼伏，开启了寻常百姓殷实饱满的一天。

夜市趁凉快收得愈发晚了，人声嘈杂中混着音乐与食物香味，混着欢喜与惬意，全是值得眷恋珍惜的人间烟火。烧烤摊前，彩灯闪烁，歌声悠扬，三五好友在醉人夜色中沐着夏夜晚风，围坐品尝喷香的烧烤、清爽的啤酒、应时的果蔬，畅怀闲聊丰富的过往、充实的当下以及充满希望的将来。开着直播的人们，有的在自我陶醉地纵情高歌，专业水准也罢，偶有跑调也罢，就图个“想唱就唱”；有的跟着动感的乐曲翩翩起舞，踩着节奏也罢，随意摇摆也罢，就图个“舞出精彩”。摆地摊的人们，或不言不语，或快人快语，不知从哪儿来，不知卸下了什么身份；聚在街灯与霓虹之下，可随小食品、小商品摆出的，都是他们对生活满满的热爱，这更让我听到了梦想发芽的声音。

在这个夏天，其实是在每个夏天，我们都是美妙动听盛夏之声的聆听者，更是创作者。夏声起，激情亦起，闲情也起。我愿心怀热忱，好好生活，拥有一个又一个多彩、走心、难忘的夏天。



///闲思随笔

爱如适口家常饭

■夏学军

母亲来我家小住的这几个月，令我倍感惬意，单单在吃饭上，就让我幸福满满。

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我每天基本上是吃外卖。重油重盐的外卖真不适合经常吃，偶尔吃一顿或许能起到调节心情的作用，但天天吃未免会使身体负担加重。母亲虽然不是烹饪高手，但她深知我的口味，投我所好做出来的食物，清淡、健康而有滋味，慢慢

入口，轻嚼下咽，饱食后令人回味无穷，真是久吃不厌。可是为什么当初在家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呢？母亲一语道破天机：“你那时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如今是‘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’啊！”

恋爱中的我，将浪漫、情调、仪式感当做生活的基本要素，各种节日、大小纪念日，甚至礼拜天都要求男友要有所表达。母亲将这些看在眼里，笑而不语。

有那么十来天吧，我忽然

发现母亲做的饭菜风格变了，每天都是大鱼大肉，煎炒烹炸，吃得我仿佛毛孔都在冒油，于是我抗议：“不要油腻，还我‘云淡风轻’。”

母亲微笑着说：“鱼肉吃多了会腻，太过浓烈的情感也是这样，温暖比火热更持久。”听了母亲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我好像明白了，爱情也如这碗中的食物，不需添加过多调味品，味道适当便好，一味地索求“浓油赤酱”，不光会给对方增添压力，一旦期望实现不

了，自己也会徒增烦恼。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。

营养均衡的蔬菜和肉类、每周的鱼和每日的牛奶，这些寻常食物经由母亲之手，无需过度烹饪便是美味佳肴，这令我联系到父母的感情，虽不轰轰烈烈，却有滋有味。

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，吃遍山珍海味后，还是觉得家常饭最好吃，一碗白粥、一碟酱菜，随便炒个小青菜，吃下去后肚子出奇地舒服。平常的日子与情感，需要仪式感来点

缀，但不宜太多，否则便会沉重笨拙了。就像偶尔吃一顿大餐，权当是生活的调剂品，更容易吃出滋味来；若每天吃得油腻腻，用不上几天胃口便会受损，再怎么好的事物也吃不下了。

其实，无论是生活还是爱情，都如这碗中的食物，越平实适口越令人醉心。经常索取所谓的仪式感，早晚会有“爱不爱”的那一天，不如回归简约但又不简单的小日子，于恬淡中收获纯粹的喜悦和幸福。